

飲冰室合集

梁啟超著

12

專集 96

104

飲冰室合集

中華書局

飲冰室專集之九十六

陶淵明

自序

欲治文學史，宜先刺取各時代代表之作者，察其時代背景與夫身世所經歷，了解其特性及其思想之淵源及感受。吾夙有志於是，所從驚者衆，病未能也。客冬養痾家居，誦陶集自娛，輒成論陶一篇，陶年譜一篇，陶集考證一篇，更有陶集私定本，以吾所推證者重次其年月，其詩之有史蹟可稽者爲之解題，但未敢自信，僅將彼三篇布之云爾。論屈原一篇久寫成，中有欲改定者，且緩之。其覃及諸家，則視將來興之所至何如也。十二年四月一日啓超記。

飲冰室專集之九十六

陶淵明

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

一

批評文藝有兩個著眼點。一是時代心理。二是作者個性。古代作家能假在作品中把他的個性活現出來的。屈原以後，我便數陶淵明。

漢朝的文學家——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之類，大抵以作「賦」著名。最傳誦的幾篇賦，都帶點子字書或類書的性質。很難在裏頭發見出什麼性靈。五言詩和樂府，雖然在漢時已經發生，但那些好的作品，大半不能得作者主名。李陵蘇武倡和詩之靠不住，固不消說。玉臺新詠裏頭所載枚乘傳毅各篇，文選便不記撰人名氏。可見現存的漢詩什有九和詩經的國風一樣，連撰人帶時代都不甚分明。我們若貿貿然據後代選本所指派的人名，認定某首詩是某人所作，我覺得很危險。就令有幾首可以證實，然而片鱗單爪，也不能推定作者面目。所以兩漢四百年間文學界的個性作品，我雖不敢說是沒有，但我也不敢說有那幾家。我們確實可以推論，詩的家數應該從「建安七子」以後論起。七子中曹子建王仲宣作品，比較的算最多。往後便數阮嗣宗陸士衡潘安仁陶淵明謝康樂顏延年鮑明遠謝玄暉……等。這些人都有很豐富的資料供我們研究，但我以為想

研究出一位文學家的個性，卻要他作品中含有下列兩種條件：第一要「不共」，怎樣叫做不共呢？要他的作品完全脫離摹仿的套調，不是能和別人共有，就這一點論，像「建安七子」就難看出各人個性，曹子植子建兄弟王仲宣阮元瑜彼此都差不多（也許是我學力淺看不出他們的分別）我們讀了只能看出「七子的詩風」很難看出那一位的詩格。第二要「真」，這樣纔算真呢？要絕無一點矯揉彫飾，把作者的實感，赤裸裸地全盤表現，就這一點論，像潘陸鮑謝都太注重詞藻了，總有點像塗脂抹粉的佳人，把真面目藏去幾分，所以我覺得唐以前的詩人，真能把他的個性整個端出來和我們相接觸的，只有阮步兵和陶彭澤兩個人，而陶尤爲甘脆鮮明，所以我最崇拜他，而且大著膽批評他，但我於批評之前，尚須聲明一句，這位先生身分太高了，原來用不著我們恭維，從前批評的人也很多，我所說的未必有多少能出古人以外，至於對不對更不敢自信了。

二

陶淵明生於東晉咸安二年壬申，卒於宋元嘉四年丁卯（西紀三七二——四二七）他的曾祖是歷史上有名的陶侃，官至八州都督，封長沙郡公，在東晉各位名臣裏頭，算是氣魄最大品格最高的一個人。淵明命子詩頌揚他的功德，說道：『功遂辭歸，臨寵不忒，執謂斯心，而近可得。』陶侃有很烜赫的功名，這詩卻專崇拜他「功遂辭歸」這一點，可以見淵明少年志趣了（命子詩是少作）他祖父和父親都做過太守，命子詩說他父親『寄跡風雲，寔茲愠喜』，想來也是一位胸襟很闊的人，他的外祖父孟嘉是陶侃女婿——他的外祖母也即他的祖姑，淵明曾替孟嘉作傳，說他『行不苟合，言無夸矜，未嘗有喜愠之容，好酣飲，逾多不亂，至於任懷得』

意融然遠寄，傍若無人。」我們讀這篇傳，覺得孟嘉活是一個淵明小影。淵明父母兩系都有這種遺傳，可見他那高尚人格，是從先天得來了。——以上說的是陶淵明的家世。

東晉一代政治，常常有悍將搆亂，跟著也有名將定亂，所以向來政象雖不甚佳，也還保持水平線以上的地位。到淵明時代卻不同了。謝安謝玄一輩名臣相繼彫謝。淵明二十歲到三十歲這十年間，都是會稽王司馬道子和他的兒子元顯柄國，很象清末慶親王奕劻和他兒子載振一般，招權納賄，弄得政界混濁不堪。各地擁兵將帥，互爭雄長。到淵明三十一歲時，桓玄把道子殺了，明年便篡位，跟著劉裕起兵討滅桓玄，像有點中興氣象。中間平南燕平姚秦，把百餘年間五胡蹂躪的山河，總算恢復一大半轉來。可惜劉裕做皇帝的心事太迫切，等不到完全成功，便引軍南歸。中原旋復陷沒。淵明五十歲那年，劉裕篡晉爲宋，過六年，淵明便死了。

淵明少年，母老家貧，想靠做官得點俸祿。當桓玄未篡位以前，曾做過劉牢之的參軍，約摸三年，和劉裕是同僚。到劉裕討滅桓玄之後，又曾做過劉敬宣的參軍，又做過彭澤令，首尾僅一年多，從此便浩然歸去，終身不仕。有名的歸去來辭，便是那年所作。其時淵明不過三十四歲，蕭統作淵明傳謂「自以曾祖晉世宰輔，恥復屈身後代。自宋高祖王業漸隆，不復肯仕。」其實淵明只是看不過當日仕途的混濁，不屑與那些熱官爲伍，倒不在乎劉裕的王業隆與不隆。若說專對劉裕嗎？淵明辭官那年，正是劉裕撥亂反正的第二年，何以見得他不能學陶侃之功遂辭歸，便料定他二十年後會篡位呢？本集感士不遇賦的序文說道：「自眞風告逝，大偽斯興，閭閻懈廉退之節，市朝驅易進之心。」當時士大夫浮華奔競，廉恥掃地，是淵明最痛心的事。他縱然沒有力量移風易俗，起碼也不肯同流合污，把自己人格喪掉。這是淵明棄官最主要的動機。從他的詩文中到處都看得出來。若

說所爭在什麼姓司馬的姓劉的，未免把他看小了——以上說的是陶淵明的時代。

北襟江，東南吸鄱陽湖，有『以雲爲衣』『萬古青濛濛』的五老峯，有『海風吹不斷，山月照還空』的香爐瀑布，到處溪聲，像賣弄他的『廣長舌』，無日無夜，幾千年在那裏說法，丹的黃的紫的綠的……雜花，四時不斷，像各各抖擻精神，替山容打扮，清脆美麗的小鳥兒，這裏一羣，那裏一隊，成天價合奏音樂，卻看不見他們的歌舞劇場在何處，呵呵，這便是——一千多年來詩人謳歌的天國——廬山了，山麓的西南角——離歸宗寺約摸二十多里，一路上都是『溝塍刻鏤，原隰龍鱗，五穀垂穎，桑麻鋪棗』，三里五里一個小村莊，那莊家人老的少的，村的俏的，早出晚歸，做他的工作，像十分感覺人生的甜美，中間有一道溫泉，泉邊的草，像是有人天天梳剪他，蔥蒨整齊得可愛，那便是栗里——便是南村了，再過十來里，便是柴桑口，是那『雄姿英發』的周郎談笑破曹的策源地，也即絕代佳人陶淵明先生生長、釣游、永藏的地方了，我們國裏頭四川和江西兩省，向來是產生大文學家的所在，陶淵明便是代表江西文學第一個人——以上說的是陶淵明的鄉土。

三國兩晉以來之思想界，因爲兩漢經生破碎支離的反動，加以時世喪亂的影響，發生所謂談玄學風，要從易經老莊裏頭找出一種人生觀，這種人生觀有點奇怪，一面極端的悲觀，一面從悲觀裏頭找快樂，我替他起一個名叫做『厭世的樂天主義』，這種人生觀被折到根柢到底有無好處，另是一個問題，但當時應用這種人生觀的人，很給社會些不好影響，因爲萬事看破了，實際上仍找不出個安心立命所在，十有九便趨於頹廢墮落一途，兩晉社會風尚之壞，未始不由此，同時另外有一種思潮從外國輸入的，便是佛教，佛教雖說漢末已經傳到中國，但認真研究教理組成系統，實自鳩摩羅什以後，羅什到中國，正當淵明辭官歸田那一年，（晉義熙

元年苻秦光始五年）同時有一位大師慧遠在廬山的東林結社說法三十多年，東林與淵明住的栗里相隔不過二十多里，淵明和慧遠方外至交，常常來往，淵明本是儒家出身，律已甚嚴，從不肯有一毫苟且卑鄙放蕩的舉動，一面卻又受了當時玄學和慧遠一班佛教徒的影響，形成他自己獨得的人生見解，在他文學作品中充分表現出來——以上說的是陶淵明那時的時代思潮。

三

陶淵明之沖遠高潔，盡人皆知，他的文學最大價值也在此，這一點容在下文詳論，但我們想觀出淵明整個人格，我以爲有三點應先行特別注意。

第一須知他是一位極熱烈極有豪氣的人，他說：

『憶我少壯時，無樂自欣豫，猛志逸四海，騫翮思遠翥。』詩雜

又說：

『少時壯且厲，撫劍獨行游。』擬古

這些詩都是寫自己少年心事，可見他本來意氣飛揚不可一世，中年以後，漸漸看得這惡社會沒有他施展的餘地了，他發出很感慨的悲音道：

『日月擲人去，有志不獲騁，感此懷悲悽，終曉不能靜。』詩雜

直到晚年，這點氣概也並不衰減，在極閑適的詩境中，常常露出些奇情壯思來，如讀山海經十三首裏說道：

「精衛銜微木，將以填滄海。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。」

讀山海經

又說。

「夸父誕宏志，乃與日競走……餘跡寄鄧林，功竟在身後。」同上

讀山海經是集中最浪漫的作品，所以不知不覺把他的「潛在意識」衝動出來了。又如擬古九首裏頭的一首。

「辭家夙嚴駕，當往至無終。問君今何行，非商復非戎。聞有田子泰，節義爲士雄。其人久已死，鄉里習其風。生有高世名，既沒傳無窮。不學狂馳子，直在百年中。」

又如詠荆軻那首。

「燕丹善養士，志在報強嬴。招集百夫良，歲暮得荆卿。君子死知己，提劍出燕京。素驥鳴廣陌，慷慨送我行。雄髮指危冠，猛氣衝長纓。飲饒易水上，四座列羣英。漸離擊悲筑，宋意唱高聲。蕭蕭哀風逝，淡淡寒波生。商音更流涕，羽奏壯士驚。心知去不歸，且有後世名。登車何時顧，飛蓋入秦庭。凌厲越萬里，送迤過千城。圖窮事自至，豪主正怔營。惜哉劍術疎，奇功遂不成。其人雖已沒，千載有餘情。」

他所崇拜的是田疇、荆軻一流人，可以見他的性格是那一種路數了。朱晦庵說：「陶卻是有力量，但詩健而意閑，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。」此語真能道著癢處。要之淵明是極熱血的人，若把他看成冷面厭世一派，那便大錯了。

*

*

*

*

*

第二須知他是一位纏綿悱惻最多情的人。讀集中祭程氏妹文、祭從弟敬遠文、與子儼等疏，可以看出他家庭骨肉間的情愛熱烈到什麼地步。因爲文長，這裏不全引了。

他對於朋友的情愛，又真率，又穩摯，如移居篇寫的：

『春秋多佳日，登高賦新詩。過門更相呼，有酒斟酌之。農務各自歸，閑暇輒相思。相思則披衣，言笑無厭時。』

一種親厚甜美的情意，讀起來真活現紙上。他那『閑暇輒相思』的情緒，有停雲一首寫得最好。

『停雲。思親友也。罇湛新醪，園列初榮。願言弗從，歎息彌襟。』

『靄靄停雲，濛濛時雨。八表同昏，平路伊阻。靜寄東軒，春醪獨撫。良朋悠邈，搔首延佇。』

『停雲靄靄，時雨濛濛。八表同昏，平陸成江。有酒有酒，閑飲東窗。願言懷人，舟車靡從。』

『東園之樹，枝條再榮。競用新好，以招余情。人亦有言，日月于征。安得接席，說彼平生。』

『翩翩飛鳥，息我庭柯。斂翮閑止，好聲相和。豈無他人，念子實多。願言不獲，抱恨如何。』

這些詩真算得溫柔敦厚情深文明了。

集中送別之作不甚多，內中如答龐參軍的結句，『情通萬里外，形跡滯江山。君其愛體素，來會在何年。』只是很平淡的四句，讀去覺得比千尺的桃花潭水還情深哩。

集中寫男女情愛的詩一首也沒有，因爲他實在沒有這種事實。但他卻不是不能寫，閑情賦裏頭，『願在衣而爲領……』底下一連疊十句，『願在……而爲……』，熨貼深刻，恐古今言情的豔句也很少比得上。因爲他

心苗上本來有極溫潤的情緒，所以要說便說得出。

宋以後批評陶詩的人，最恭維他「恥事二姓」，幾乎首首都都是悼念故君之作。這種論調，我們是最不贊成的。但以那麼高節那麼多情的陶淵明，看不上那「欺人孤兒寡婦取天下」的新主，對於已覆滅的舊朝不勝眷戀，自然是情理內的事。依我看，擬古九首，確是易代後傷時感事之作，內中兩首：

『榮榮牕下蘭，密密堂前柳。初與君別時，不謂行當久。出門萬里客，中道逢嘉友。未言心相醉，不在接杯酒。蘭枯柳亦衰，遂令此言負。多謝諸少年，相知不忠厚。意氣傾人命，離隔復何有。』

『仲春遘時雨，始雷發東隅。衆蟄各潛駭，草木從橫舒。翩翩新來燕，雙雙入我廬。先巢故尚在，相將還舊居。自從分別來，門庭日荒蕪。我心固匪石，君情定何如。』

這些詩都是從深痛幽怨發出來，個個字帶著淚痕，和祭妹文一樣的情操。顧亭林批評他道：『淡然若忘於世，而感憤之懷，有時不能自止，而微見其情者，真也。』這話真能道出淵明實際了。

*

*

*

*

第三須知他是一位極嚴正——道德責任心極重的人。他對於身心修養，常常用功，不肯放鬆自己。集中有榮木一篇，自序云：『榮木，念將老也。日月推遷，已復九夏。總角聞道，白首無成。』那詩分四章，末兩章云：

『嗟予小子，稟茲固陋。徂年既流，業不增舊。志彼不舍，安此日富。我之懷矣，怛焉內疚。』

先師遺訓，余豈云墜。四十無聞，斯不足畏。脂我名車，策我名驥。千里雖遙，孰敢不至。』

這首詩從詞句上看來，當然是四十歲以後所作。又飲酒篇『少年罕人事，游好在六經。行行向不惑，淹留竟無

成。』雜詩『前途當幾許，未知止泊處。古人惜寸陰，念此使人懼。』也是同一口吻。淵明得壽僅五十六歲。這些詩都是晚年作品。你看他進德的念頭，何等懇切，何等勇猛。許多有暮氣的少年，真該愧死了。

他雖生長在玄學佛學雰圍中，他一生得力處和用力處，却都在儒學。飲酒篇末章云：

『羲農去我久，舉世少復真。汲汲魯中叟，彌縫使其淳。鳳鳥雖不至，禮樂暫得新。洙泗輟微響，漂流逮狂秦。詩書復何罪，一朝成灰塵。區區諸老翁，爲事誠殷勤。如何絕世下，六籍無一親。終日馳車走，不見所問津。……』

當時那些談玄人物，滿嘴裏清靜無爲，滿腔裏聲色貨利。淵明對於這班人，最是痛心疾首，叫他們做『狂騖子』。說他們『終日馳車走，不見所問津』。簡單說，就是可憐他們整天價說的話絲毫受用不著。他有一首詩，對於當時那種病態的思想表示懷疑態度，說道：

『蒼蒼谷中樹，冬夏常如茲。年年見霜雪，誰謂不知時。厭聞世上語，結友到臨淄。稷下多談士，指彼決吾疑。裝束既有日，已與家人辭。行行停出門，還坐更自思。不畏道里長，但畏人我欺。萬一不合意，永爲世笑嗤。伊懷難具道，爲君作此詩。』（擬古）

這首詩和屈原的卜居用意差不多，只是表明自己有自己的見解，不願意隨人轉移。他又說：

『行止千萬端，誰知非與是。是非苟相形，雷同共舉毀。三季多此事，達者似不爾。咄咄俗中愚，且當從黃綺。』（飲酒）

這是對於當時那些「借嘖遂出鋒頭」的人，施行總彈劾。他們是非雷同，說的天花亂墜，在淵明眼中，只算是

「俗中愚」罷了。淵明自己怎麼樣呢？他只是平平實實將儒家話身體力行。他說：

「先師有遺訓，憂道不憂貧。瞻望邈難逮，轉欲志長勤。」（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）又說：

「歷覽千載書，時時見遺烈。高操非所攀，認得固窮節。」（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）

他一生品格立腳點，大略近於孟子所說『有所不爲』『不屑不潔』的狷者。到後來操養純熟，便從這裏頭發現出人生真趣味來。若把他當作何晏王衍那一派放達名士看待，又大錯了。

以上三項，都是陶淵明全人格中潛伏的特性，先要看出這個，纔知道他外表特性的來歷。

四

淵明一世的生活，真算得最單調的了。老實說，他不過廬山底下一位赤貧的農民，耕田便是他唯一的事業。他這種生活，雖是從少年已定下志趣，但中間也還經過一兩回波折，因為他實在窮得可憐，所以也曾轉念頭想做官混飯喫，但這種勾當和他那『不屑不潔』的脾氣，到底不能相容。他精神上很經過一番交戰，結果覺得做官混飯喫的苦痛，比捱餓的苦痛還厲害，他纔決然棄彼取此。有名的歸去來兮辭序，便是這段事實和這番心理的自白，其全文如下：

「余家貧，耕植不足以自給。幼稚盈室，餽無儲粟，生生所資，未見其術。親故多勸余爲長吏，脫然有懷，求之靡途。會有四方之事，諸侯以惠愛爲德，家叔以余貧苦，遂見用於小邑。於時風波未靜，心憚遠役，彭澤去家百

里公田之利，足以爲潤，故便求之。少日，眷然有歸與之情。何則？質性自然，非矯厲所得。飢凍雖切，違已交病，嘗從人事，皆口腹自役。於是悵然慷慨，深愧平生之志，猶望一稔，當斂裳宵逝，尋程氏妹喪於武昌，情在駿奔，自免去職。仲秋至冬，在官八十餘日，因事順心，命篇曰歸去來兮。乙巳歲十一月也。」

這篇小文，雖極簡單，極平淡，卻是淵明全人格最忠實的表現。蘇東坡批評他道：「欲仕則仕，不以求之爲嫌，欲隱則隱，不以去之爲高。」這話對極了。古今名士，多半眼巴巴釘著富貴利祿，卻扭扭捏捏說不願意幹。論語說的「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」，這種醜態最爲可厭。再者，丟了官不做，也不算什麼稀奇的事，被那些名士自己標榜起來，說如何如何的清高，實在適形其鄙。二千年來文學的價值，被這類人的鬼話糟塌盡了。淵明這篇文，把他求官棄官的事實始末和動機赤裸裸寫出來，一毫掩飾也沒有。這樣的人，纔是「真人」。這樣的文藝，纔是「真文藝」。後人硬要說他什麼「忠愛」什麼「見幾」什麼「有託而逃」，卻把妙文變成「司空城旦書」了。

乙巳年之棄官歸田，確是淵明全生涯中之一個大轉捩。從前他的生活，還在漂搖不定中，到這會纔算定了。但這個「定」字，實屬不易。他是經過一番精神生活的大奮鬥纔換得來。他說：「悵然慷慨，深愧平生之志。」歸去來辭本文中又說：「既自以心爲形役，奚憫悵而獨悲。」可見他當做官的時候，實感覺無限痛苦。他當頭一回出佐軍幕時做的詩，說道：「望雲慚高鳥，臨水媿游魚。」到晚年追述舊事的詩，也說道：「疇昔苦長飢，投耒去學仕，將卷不得節，凍餒固纏已。是時向立年，志意多所恥，遂盡介然分，拂衣歸田里。」就常人眼光看來，做官也不是什麼對不住人的事，有什麼可慚可愧可恥可悲呀。呵呵，大文學家真文學家和我們不同的就在這一

點。他的神經極銳敏。別人不感覺的苦痛。他會感覺。他的情緒極熱烈。別人受苦痛。攔得住。他卻攔不住。淵明在官場裏混那幾年。像一位『一生兒愛好是天然』的千金小姐。強逼著去倚門賣笑。那種慚恥悲痛。真是深刻入骨。一直到擺脫過後。纔算得著精神上解放了。所以他說『覺今是而昨非』。

何以見得他的生活是從奮鬥得來呢。因為他物質上的境遇。真是難堪到十二分。他卻能始終抵抗。沒有一毫退屈。他集中屢屢寫飢寒狀況。如雜詩云。

『代耕本所望。所業在田桑。躬親未曾替。寒餒常糟糠。豈期過滿腹。但願飽粳糧。御冬足大布。麤絺以應陽。政爾不能得。哀哉亦可傷。……』

有會而作篇的序文云。

『舊穀既沒。新穀未登。頗爲老農。而值年災。日月尙悠。爲患未已。登歲之功。既不可希。朝夕所資。煙火裁通。旬日已來。始念飢乏。歲云夕矣。慨然永懷。今我不述。後生何聞哉。』

詩云。

『弱年逢家乏。老至更長飢。……餒也已矣夫。在昔余多師。』

怨詩楚調篇云。

『……炎火屢焚如。螟蟻恣中田。風雨縱橫至。收斂不盈廛。夏日長抱飢。寒夜無被眠。造夕思鷄鳴。及晨願烏遷。』(按此二語。言夜則願速及旦。旦則願速及夜。皆極寫日子之難過。……)

尋常詩人歎老嗟卑。無病呻吟。許多自己發牢騷的話。大半言過其實。我們是不敢輕信的。但對於陶淵明不能

不信，因為他是一位最真的人，我們從他全部作品中可以保證，他真是窮到徹骨，常常沒有飯吃，那乞食篇說的。

「飢來驅我去，不知竟何之。行行至斯里，叩門拙言辭。主人知余意，投贈副虛期。談諧終日夕，虜至輒傾危。情欣新知歡，興言遂賦詩。感子漂母惠，媿我非韓才。銜戟知何謝，冥報以相貽。」

乞食乞得一頓飯，感激到他『冥報相貽』的話，你想這種情況，可憐到什麼程度？但他的飯肯胡亂吃嗎？哼，他決不肯。本傳記他一段故事道：『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，偃臥瘠餒有日矣。道濟謂曰：「賢者處世，天下無道則隱，有道則至。今子生文明之世，奈何自苦如此？」對曰：「潛也何敢望賢，志不及也。」道濟饋以梁肉，麤而去之。」他並不是好出圭角的人，待人也很容易，但他對於不願意見的人，不願意做的事，寧可餓死，也不肯絲毫遷就。孔子說的『志士不忘在溝壑』，他一生做人的立腳，全在這一點。飲酒篇中一章云：

「清晨聞叩門，倒裳往自開。問子爲誰歟？田父有好懷。壺漿遠見候，疑我與時乖。『縵縵茅簷下，未足爲高棲。』一世皆尙同，願君汨其泥。」深感父老言，稟氣寡所諧。紆轡誠可學，違已詎非迷。且共歡此飲，吾駕不可回。」

這些話和屈原的下居漁父一樣心事，不過屈原的骨鯁顯在外面，他卻藏在裏頭罷了。

五

檀道濟說他『奈何自苦如此』，他到底苦不苦呢？他不惟不苦，而且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一個人。他最

能領略自然之美，最能感覺人生的妙味。在他的作品中，隨處可以看得出來。如讀山海經十三首的第一首。

『孟夏草木長，繞屋樹扶疏。衆鳥欣有託，吾亦愛吾廬。既耕亦已種，時還讀我書。門巷隔深轍，頗迴故人車。歡然酌春酒，摘我園中蔬。微雨從東來，好風與之俱。汎覽周王傳，流觀山海圖。俯仰終宇宙，不樂復何如。』

如和郭主簿二首的第一首。

『霑霏堂前林，中夏貯清陰。凱風因時來，回飆開我襟。息交游閑業，臥起弄書琴。園蔬有餘滋，舊穀猶儲今。營已良有極，過足非所欽。春秫作美酒，酒熟吾自斟。弱子戲我側，學語未成音。此事真復樂，聊用忘華簪。遙遙望白雲，懷古一何深。』

如飲酒二十首的第五首。

『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問君何能爾，心遠地自偏。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辯已忘言。』

如移居二首。

『昔欲居南村，非爲卜其宅。聞多素心人，樂與數晨夕。懷此頗有年，今日從茲役。敝廬何必廣，取足蔽牀席。鄰曲時時來，抗言談在昔。奇文共欣賞，疑義相與析。』

『春秋多佳日，登高賦新詩。過門更相呼，有酒斟酌之。農務各自歸，閑暇輒相思。相思則披衣，言笑無厭時。此理將不勝，無爲忽去茲。衣食須當紀，力耕不吾欺。』

如飲酒的第十三首。